

一庭，則康豔典東來亦必與突厥有關，或受突厥王庭之派遣東來鄯善作監統之官，且爲駐屯軍之首領者，故連築四城以居之，但其統治者，則仍屬突厥。故不能因康豔典爲康國人，遂謂其地屬於康居也。其次述吐番與鄯善之關係。

自唐貞觀九年滅吐谷渾，十四年滅高昌，以其地爲西州，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，西域復通。高宗初，破突厥，而西域諸國遂服屬於唐，受唐之控制者約二十餘年。則鄯善亦必完全役屬於唐，而康豔典之族人亦且歸化於唐矣。但北方之突厥既去，而南方之吐番又來，據新唐書吐番傳所述，略云：『吐番本西羌屬，原居河湟江岷間，至弄贊時始強大。唐永徽初，弄贊死，欽陵當國。咸亨元年，殘破羈縻十八州，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，於是安西四鎮並廢。詔薛仁貴等討之，爲欽陵所敗。遂滅吐谷渾，盡有其地。』按吐谷渾在隋唐之際，包有漢之且末鄯善，吾上文已述及。此云『盡有其地』，則鄯善自在其中。吐番之由于闐取龜茲，陷安西四鎮，亦必經過鄯善且末，方至于闐，是鄯善且末在咸亨中已一度陷入吐番，故唐書吐番傳稱：『儀鳳永隆間，其疆域東接松茂，南接婆羅門，西取四鎮，北抵突厥，幅員萬餘里，漢魏諸戎所未有也。』是新疆南路古三十六國地完全爲吐番所有矣。武周長壽元年，王孝傑爲總管，擊吐番，復取四鎮，更置安西都護於龜茲，新疆又入於唐人之手者六十餘年。至天寶之末，安祿山反，哥舒翰悉河隴兵守潼關，邊候空虛，吐番又乘隙暴掠，近迫京師，則西域故地又完全爲吐番所有矣。自此以後，中國失統治西域能力者八十餘年。雖會昌咸通間，吐番內亂，中國乘機收復失地，然唐勢亦衰，未久亦被放棄。斯坦因一九〇七年在密遠西藏保壘發現之西藏文書，必爲西藏人佔據時所遺留，無可疑也。其西藏文書有大納布城，小納布城諸地名，以爲納布原於唐初玄奘所記之『納縛波』。據伯希和氏之解釋，納縛波爲梵語 *Nabapa* 之對音，猶言新也。（遠東學校校刊六冊三七一頁。）合言新城之義。故以羅布之名名鄯善全境，必始於唐初，而爲吐番所採用，至近世尙沿用不絕。而鄯善或樓蘭見於中國史書者至此已歸於消失。而中國自唐天寶之末，至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回部，西域失其控制者，殆千餘年矣。